

 禾林小说
HARLEQUIN®

午夜丘比特

Dr. McIver's Baby

Marion Lennox

[澳]玛丽恩·伦诺克斯 著 斯雨 译
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夏季 冰心玉意系列

禾林小说
冰心玉意度盛夏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禾林小说
HARLEQUIN®

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 冰心玉意系列

午夜丘比特

[澳]玛丽恩·伦诺克斯 著 斯雨 译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夜丘比特/[澳]伦诺克斯著;斯雨译.-沈阳:

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1

ISBN 7-5313-2325-7

I.午… II.①伦… ②斯… III.长篇小说-澳大利亚-现代 IV.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8713 号

Dr. McIver's Baby

Copyright © 1998 by Marion Lennox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1 by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.

Translated by Si Yu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. A.

ALL RIGHTS RESERVED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,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载本书

全部或部分内容及进行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

*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

Harlequin®, 禾林, 及 Joey Device (谐角图样) 商标

为加拿大禾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字数:123 千字 印张:8 插页:4

印数:1—15 000 册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

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宋嘉哲

责任校对:唐惠凡

封面设计:何海洋

版式设计:马寄萍

ISBN 7-5313-2325-7/1·2027 定价:12.50 元

一季流动的清凉

七月的炎夏里，你可曾见过原野里奔流的小溪，恣意抒写着无人能懂的诗句？可曾欣赏过那冉冉上升的山月，冷冷然，莹莹然，悬挂在夏夜的天空？可曾试过一杯冰茶在手，一卷禾林在握，去体验波动其间的似水柔情？虽然骄阳似火，但只要你用心去营造，便可拥有一季流动的清凉！

两宗扑朔迷离的命案，一段悄然萌生的情愫，令出色的女律师和不凡的警探共同陷进了《疑案迷情》！

自从做了任性小公主的贴身保镖，他便不得不和“冷静自持”说拜拜。《公主的白衣骑士》，一幕现代王室的浪漫爱情轻喜剧！

工作上的绝佳搭档，私下里却互不来电。且看《午夜丘比特》如何设计这对白衣天使！

三年前的一番惊艳，深埋在心底，成为他心里的秘密；三年前他的一席话，促成了她今日的成就。

《我的心事你不懂》！难懂的也许还有那说不清、道不明的玄妙情感？

水城威尼斯，飘然一夜缘。事过境迁之后，她在一步一步实施自己的猎夫计划，却不知她的《威尼斯情人》已经撒下了复仇之网！

这一季，何不找一个放松的理由，投身到禾林的世界里，追寻那恒久不变的浪漫情怀？也许在那温情脉脉的意境里，你能独享一份清凉的感觉。



第一章

安妮·伯乐斯大夫看来是在虚度年华，她把日子都浪费在躲避汤姆·麦赛弗的大狗和他的女人们上面。她脚下不留神被汤姆的婴儿绊倒，成了让她忍无可忍的最后一桩倒霉事情。

这个婴儿一定是刚好午夜之前被人送来的，可不管是安妮还是汤姆，谁都没有听到她到来时的动静。

安妮一直在编写关于医疗法律方面的信件，直到十二点，想到总得睡一会儿才行——而如果她真的要睡觉的话，她就势必要敲汤姆的房门，告诉他把房里的声音弄小一点。

在汤姆的套间和病房之间有隔音设备，但是在汤姆和安妮的两套房子之间却没有隔音。从隔壁传来一个女人的嬉笑声，使安妮不禁皱起眉头，他的音响开得很大，同时他的一条狗正对着空中升起的月亮狂吠。

安妮开门走进黑暗的走廊，对着汤姆家看不见的狗低声骂道：“闭嘴！胡夫还是泰尼，不管哪一个！”

这时安妮的脚被一件软软的东西绊了一跤，还没

等她缓过神来，她已经四脚巴叉地摔下去，倒在汤姆家门口放着一个包袱上。

安妮并没有受伤，可是她恼火透了。

有十多秒时间，安妮全身躺在铺了亚麻地毯的地面上，嘴里不断地咒骂。咒骂那些单身大夫在过道上乱扔东西。咒骂房间里还在嬉笑的女人。咒骂汤姆家养的大狗，它们两个正在门里边歇斯底里地狂叫。

“我要杀了他！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要采取真正的暴力行动！”

也许她不得不离开班诺克伯恩。她再也不能忍受这个汤姆·麦赛弗了。

一想到这里，就更让她生气。安妮并不愿意离开班诺克伯恩，这是个可爱的地方。它是南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城，坐落在沿海的一处谷地。这家有十二张病床的医院需要两个医生来料理，这两个医生就是汤姆和安妮。

汤姆·麦赛弗是一位普通医生，熟练的临床大夫，工作时百分之百地投入。他游戏时也一样投入——不管是同他的一对丹麦种大猎犬，还是同他的形形色色的女人。在安妮看来，好像本地区的漂亮脸蛋没有一个不曾出现在汤姆·麦赛弗的身边。汤姆有惊人的美男子容貌，让谷地的女孩子们一个个神魂颠倒，而汤姆本人也尽情利用这一点。

那么安妮呢？

她二十五岁左右，比汤姆小七岁，来到班诺克伯



恩才不过八个月。她工作勤奋，为人沉静朴实——她是普通医生，具备麻醉科和儿科的技能。汤姆还受过产科训练，他们两个一前一后互相配合，工作得十分出色。只是在个人生活上，汤姆让安妮厌烦得简直要发疯。

安妮趴在过道地上，脑袋里闪现出关于个人未来的一些阴郁的念头——还有对汤姆·麦赛弗的更阴郁的看法。这时候安妮脚下的小包袱动了起来。

安妮马上坐了起来，像被火烧着了一样。这东西是活的！她飞快地用双手把小包袱抱起来。它是温暖的，还潮乎乎的，当安妮把它举起来时，从包裹的深处发出伤心的哭声，安妮知道这可不是一只小狗或小猫。

午夜丘比特

这是一个小婴儿。

汤姆的狗听见安妮跌倒的声音和婴儿的哭声。汤姆房门里的吠声就越发猛烈，达到高潮。

门一下子打开了，一股强光照在她身上。汤姆·麦赛弗站在门口，两只该死的大狗向安妮扑过来，拼命想舔她的脸。在他身后，一个女人从他的宽肩膀旁边用眼睛扫视周围的情况。

“汤姆，什么事？是小偷吗？”

“是安妮，”汤姆一脸茫然地说。“安妮，你怎么坐在地上？”

安妮没有答话。她用一只手挡开汤姆的大狗，另一只手拼命想揭开包袱皮。她想自己摔得很厉害，会

不会弄伤了孩子？她弯起身子想保护怀里的孩子，这时汤姆弯下腰在她身边说话。

“你受伤了吗？安妮，这是什么？……”

接着他看到她怀里抱着的东西。

“到底怎么啦？……”

“把狗引开，马上引开。”安妮气冲冲地说。

她还没说完，狗已经跑开了。汤姆只要一行动，就动作迅速。汤姆作为一个大夫，安妮对他从来挑不出什么毛病，遇到急诊病人，她更愿意和他，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一道工作。此刻，走廊里灯突然亮了，汤姆的狗和他的女人都进了关上了门的房间，汤姆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安妮怀里的婴儿身上。

“有什么麻烦？安妮，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安妮喃喃低语道。她一层层打开包裹的毯子。孩子穿着白色的毛巾衣，上面绣了一个粉色的小爱神丘比特。她的小脸紧绷着，一副恼怒的样子。当她开始哭叫时，她的腿和胳膊活动自如，说明并没受到很大伤害。显然层层包裹的毛毯使婴儿得到了很好的保护。

“看来一切都还好，”安妮的双手快速地摸遍了婴儿的全身，“我要把孩子抱着到一个暖和的地方……”

“安妮……”汤姆站起来松一口气，两眼盯着安妮，好像她头脑发昏了。

“什么？”安妮瞟了他一眼，马上又注视着婴儿。



汤姆看起来确实衣冠不整。他的深褐色鬈发乱作一团，穿着一件旧卡其牛仔服，里面的衬衫敞开直到腰际——露出了太多的胸膛——衣领上有口红的印迹。看到汤姆的身体，使安妮心神不定。总是这样，此刻，像往常一样，她的护身法宝只能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。

“安妮，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吗？这是谁呀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安妮直白地说。她解开婴儿毛巾衣的一个扣子，瞄了一眼尿布下的小身躯。“是个女孩，”她抬头看了看汤姆，又紧闭双唇。她接着又说，“麦赛弗大夫，这个婴儿躺在你房门口。她是不是属于你房间里的朋友？”

午夜丘比特

“你简直是开玩笑！”汤姆笑了起来，他深邃的眼睛和极具魅力的笑声会使他立即大受女人的欢迎，也让安妮十分心神不定。

“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居然让狗进屋，而把一个婴儿留在门外？”汤姆诘问安妮，但他这种可笑的幽默感一下子就卡住了。“天哪……”他的笑容消退，“你说这婴儿是躺在哪里的？”

“在你房门口。我绊倒在她身上。”

汤姆听得出安妮言语中流露的忧虑，他的微笑就完全消失了。“你绊倒在她身上……”

“如果她不是你朋友的孩子，那么她就是被人抛弃的，”安妮的话说得很慢。“她大约只有两个月

大，很难自己爬到这里来的。”她低头看着怀抱里的小襁褓，感觉心里在翻腾。这小女孩正在拼命哭叫。到底是谁竟抛弃这样一个孩子？

她抬头看看，汤姆此时的表情和她的不相上下。笑意已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彼此都深感事情的严重性。汤姆悄悄伸出一只手，把安妮从地上拉起来。安妮爬起来，汤姆扶她站稳，这时候从婴儿的襁褓里掉出一张折叠的纸片，落到地上。

汤姆一把抓起这张纸片，在安妮还没弄明白之前就急急忙忙打开它。她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一边低声哼唱，一边摇晃着哄她慢慢安静下来。接着她看了看汤姆，发现他脸上变得毫无血色。

“汤姆，怎么啦？”

汤姆没有回答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张纸片，就像面对着噩梦中的一个恐怖景象。

“到底是什么？”安妮的声音虽然温和但很坚定，使汤姆从震惊中觉醒，他抬起头来望着安妮——但是实际上他却两眼茫然，视而不见。

这并不新鲜。安妮个子矮小，只有五英尺四高。她把柔软的褐色鬈发打结绾在脑后。明亮的灰色眼睛藏在眼镜后面，脸上显示的意志和诚实，多于美丽和可爱。比起汤姆·麦赛弗所喜爱的窈窕美女，安妮相貌平平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时，她就知道，他所看见的只是一个能够减轻他工作负担的大夫，而不是其他什么人。



每天她都提醒自己十次，这一点她不必介意。从孩提时代起，人们就觉得安妮是个相貌平庸的女孩，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她。

她应该习惯于接受这种情况。

而且她不当在这个时候想这些事情，因为这个小家伙正陷于如此严重的困境之中。

“汤姆，告诉我条子上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安妮又一次问道。她本可以从他手里拿过这张纸条，从汤姆脸上一片茫然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手指捏不住任何东西，但是她的胳膊里抱着婴儿。

汤姆终于振作起来，他的思想集中在纸条以外的某些事情上。

“我会拿给你看……很快就让你看，”汤姆喘了一口粗气，并且明显地挺直了肩膀。“安妮，应该检查一下她的身体。你抱她到儿童病房检查一下，我来打发……我会对萨拉道别，并且尽快回到你身边。”

“你肯定这不是萨拉的孩子？”安妮问道。汤姆茫然地望着她。

“不，不是的……梅丽莎……”

汤姆把一只手举到眼前，脑海里噩梦的印象加深了。他重复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萨拉的。你给她检查一下，好吗，安妮？我就来……一有可能，我就立刻到你那儿去。”

安妮的儿科技能没用得上。因为从医学角度上

午夜丘比特

看，这个婴儿的身体状况非常好。班诺克伯恩医院今晚很平静，十二张床位有四张空着。有两张床的儿童病房没有一个病人，但是安妮进去不久，班诺克伯恩精明强干的夜班护士海伦就闯进来看看她在干什么。她留下来帮忙，两个人一起对婴儿作了彻底检查。安妮没有告诉海伦她在寻找什么，而海伦，除了斜眼瞟了安妮几眼之外，也什么都没问。

结果如何？一个健康的六周大的女婴。护理得很好。一对强有力的肺。她开始笑了，咧着嘴笑起来，让人看了心花怒放。只是她开始闹着要吃奶了。海伦在调制奶粉时，安妮替婴儿换上干爽的医院衣裳，她把婴儿紧紧抱在怀里，对着那暖人心脾的笑脸微笑，一面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“那么，她是谁呀？”海伦一边把准备好的奶瓶递过去一边问。安妮没有告诉她任何情况。她要先看看汤姆手里的纸条，然后才能公开宣布这孩子是被人抛弃的。

“汤姆要我察看一下这孩子。”安妮含糊其辞地说，她跳到检查台上坐下，穿仔裤的两腿半悬着在摇晃。她接过海伦送来的热奶瓶，把它塞进那急切等待的小嘴里。这婴儿睁大了惊奇的眼睛——好像她并没有指望有像奶瓶这么美妙的东西——同时咬紧奶头使劲吮吸，好像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

安妮眼睛看着下面，对着婴儿的棕色大眼睛绽开了笑容。真是了不起的婴儿！



海伦盯着安妮，和善的眼睛里流露着猜测的神情。

在安妮来到班诺克伯恩的几个月中，海伦经常照顾安妮。这位老资格的护士对新来的年轻大夫怀有一种友好的情意——她好像有某种诀窍，能知道安妮在想些什么。

海伦的眼神说明她已察觉正在发生一些事情——这些事情安妮知道而海伦却不知道。

“你知道她的姓名吗？”海伦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海伦若有所思地说，“麦赛弗大夫要你察看一下这孩子——可是麦赛弗大夫今晚并不值班。”

“我想……”安妮迟疑不决地说，“这个，也许我最好不要说出我所想的事情。”她终于说道。

“噢，是这样。”海伦暂时打住了。接着她就大发议论，抱怨起安妮来，这种抱怨她每星期都要说一说。

甚至每天都要说。

“伯乐斯大夫，你什么时候才在着装打扮上花点心思？如果你尝试一下，你可以显得很有吸引力的——可是，现在你坐在那儿，看起来就像个十四岁的孩子！”

“你这样认为？”安妮对着海伦微笑回答说。她更起劲地摇晃她的两腿，一边仔细思量着。也许海伦

午夜丘比特

是对的。可能她的穿着的确让她显得太年轻。可能穿牛仔裤和尺码太大的格子衬衫对一个大夫来说的确不够威严。

那么……她是不是应该穿线条优美的衣裳？像萨拉一样？安妮的笑容消失了。真可笑。像那样的衣服永远不是安妮·伯乐斯一类人穿的，所以，如果海伦认为牛仔裤和T恤衫不够尊严，也许她该只穿实用的女裙。

哎！

安妮想对海伦瞪眼，可是并没有真的这样做。她在海伦面前没法成为一个仪态威严、举止专断的大夫。海伦五十多岁，一直是夜班护士长——也许还要更长久些。医院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海伦没有不知道的。此刻她看着安妮，她的眼神说明实际上她看到了太多的事情。

好吧，也许海伦还能派点用场——不该让她站在一边，去猜测安妮的傻瓜脑袋里想些什么。

“海伦，你知道一个叫梅利莎的人吗？”安妮问道，“有没有什么叫梅利莎的人住在本地？”

“有一个梅利莎·福瑟琳盖伊。她大约五岁。”

“年纪不对。”

“我们要找的是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一个能做这个孩子妈妈的人。”

海伦呆住了。

寂静无声。



海伦看看婴儿又看看安妮的脸——接着目光又转回到婴儿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？……”她皱起眉头。“你是说你真的不知道这孩子的母亲是谁？麦赛弗大夫知不知道呢？”

“我不清楚麦赛弗大夫知道些什么，”安妮说。

“海伦，请你保守秘密，”安妮恳求她。“不过请替我想一想叫梅利莎的人。”

“但是本地没有其他的梅利莎了。我所知道的——或者过去知道的——惟一的另一个梅利莎——是梅利莎·卡门。”海伦的前额因思索而皱起了深纹。“梅利莎·卡门曾经是本院的一名护士。她来自墨尔本，正好在你到来之前离开了。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？”

“但是，她早就走了。梅利莎长着一头黑发，蓝眼睛，皮肤白皙。这个小家伙可是长着一头褐色鬈发，还有一对可爱的褐色眼睛……”

“她是这样的，”安妮说话时带着沉思的语气，嘴角的肌肉在抽动。“不过海伦……也许她长得很像她的父亲。”

安妮坦率的灰色眼睛和海伦的目光相遇。女人对女人，她们间传递的信息是决无差错的。

海伦用怀疑的目光低头看看躺在那里的婴儿，她所看到的正是安妮所看到的。

“你不认为……”海伦的眼睛睁得好大好大，简

直大得要盖过她的脸。“安妮，你不能认为……”

“海伦，梅利莎和麦赛弗大夫……是朋友吗？”

海伦的眼珠几乎要爆出来。

“噢，我亲爱的！”海伦的眼睛离不开婴儿。

“梅利莎和麦赛弗大夫一同出去过几次。但是……”

“梅利莎是为什么离开的？”

“她去以色列了。”海伦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孩子，“梅利莎生活在一个虚幻的肥皂泡里。她脑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计划，又几乎每天都在改变。最后她决定要到一个基布兹(以色列合作农场)去生活。去做发现自我之类的事情。她当初来到这里是因为她觉得乡间生活令人愉快，但是几个月以后她就感到厌倦。她离开了……已经离开十个月了。”海伦的目光又一次落到婴儿身上，这时两个女人都沉默不语。

十个月……

叫人的铃声打破了沉默，海伦费很大劲才反应过来。这时铃声又响了。

“我得走了。那一定是罗伯特·怀克斯，他需要更多的止痛药——也许是更多的安慰。”

“那位生理学家明天就来，告诉他这个也许会有帮助。”安妮随口说道。

“我已经对他说过，”海伦说，“但是罗伯特惟一感兴趣的是马上就能治愈，他不想了解颈部骨片受伤可能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治好。”海伦走向房门，又迟疑了一下。“从声音判断，麦赛弗大夫来了。